



据说,中国人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消费的主力。其实,全球化的潮流是双向的,世界各地的老外也越来越多地涌向中国,他们,又在中国买些什么呢?

老外在“中国”买啥

湘君

丝绸、瓷器、文房四宝、家具……这些典型的中国元素代表了传统文化,但在现实生活中,它们只能算是早期的礼品概念。我曾在土耳其其伊兹密尔的大巴扎,号称“丝绸之路”终点的古老市集里,看到中国丝巾与土耳其本地的纺织品混放在一起,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占据C位;欧洲街头的大小古董店精品铺,中国瓷瓶也往往悄然伫立,鲜有问津……老外在对中国了解日渐增多,那些标签化的礼品满足不了他们的好奇,他们的要求不断更新迭代,越来越具体实用化。于是,一波日用品在国际舞台悄然崛起。

去过非洲的人都有体会,清凉油、风油精十分抢手,送金送银都不如送一盒藿香正气水。而“马应龙”在美国亚马逊上创下刷屏级的纪录,则令人解颐。最不可思议的,是上海人家夏日必备的随身小物六神花露水,踏上美国土地霸气变身“中国神油”。“六神”在爱荷华香水论坛上掀起热议;再接再厉东进纽约药店……我特地跑去请教一位美国朋友。这位在上海生活了5年的工程师,就像对待他的机械零件一般思考再三,在微信上郑重回复道:“刚到上海的第一个夏天,的确有热心同事送给我一瓶。打开闻闻感觉身心舒泰,就顺手放在浴室里充作香薰,直到5年后离沪回家,我把它转送给了钟点

工阿姨。”中国的日用品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世界人民的生活。再说说我身边的真实经历。

有一位来自北欧的英语老师,自从我带他到淮海路上“哈尔滨食品厂”,他就成了“哈氏”的常客。我推荐的蝴蝶酥和杏仁排他感觉一般,还告诉我他家也有类似的点心,叫“大象耳朵”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实在没什么美感,比起“蝴蝶酥”的意境差得不是那么一点点。他最爱的,是一款芝麻薄片,一边咔嚓咔嚓咀嚼一边兴奋地赞不绝口:“米道瞎赞,呱呱松脆。”每次回乡都要扫空柜台,带回去跟七大姑八大姨分享。圣诞节他在朋友圈幸福地晒出家庭聚餐,白雪皑皑的小木屋里,烤熟的火鸡旁边,一盘“哈氏”、一瓶“老干妈”赫然在目!这叫什么叫神搭配?

还有一位法国外交官,在上海居住十年,早已成精。满足他的要求有点难度,既要有点中国特色,又要不落窠臼,还要得体。我琢磨半晌,想起一物。次日陪他来向音乐学院门口的民族乐器店,琵琶二胡笛子铍锣木鱼应有尽有,还有专为礼品而设计的迷你版。外交官果然兴致大好,摸摸这个拨拨那个,满意地选了一支梆笛。儿子就读的当地小学有个小乐队,这份礼物再合适不过了。2个月之后外交官回上海,我收到了他儿子的回礼——一张画有龙和故宫的铅笔画。可见,来自中国的礼物既满足孩子的童心,又勾起他对中国的好奇心,传递效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才和几位朋友一起重看了一遍电影《美国往事》,没想到一天之后,这部电影的作曲、我心目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电影配乐大师莫里康尼走了。前几天,我还在朋友圈里写:《美国往事》的主题是“诗和挽歌”。没想到,这竟成了一篇纪念莫老的挽歌。

再见,莫里康尼

尹大为

记得第一次听到《美国往事》这部电影的名字时,我还在上戏读大学,第一次看这部电影,则是在我们系的办公室,至今已有了二十年了。那是一个星期天,我们班年龄较大的几个同学鬼鬼祟祟地约好,准备偷偷去系里看电影,我也就跟着同去。休息天,红楼里空空荡荡,我们蹑手蹑脚地窜进办公室,怀着“做贼心虚”的喜悦。录像带模模糊糊,声音飘飘渺渺,三条主线时空穿插交错,实在看得一头雾水。



没过多久,在我们班旁听的研究生江大姐,假期回来时,带回了这盘由莫里康尼作曲的电影原声磁带。爱乐的我马上厚着脸皮借来拷了一盘,用的还是新买的TDK盒带。还是音乐好听!尤其是主人公暗恋的梦中女孩跳舞的那段,单簧管幽幽响起,黑黝黝的酒馆小仓库,一束光从天窗上打下来,小女孩美若天仙,翩然起舞,阳光耀眼,有种不真实的虚幻感。从此,这音乐,一遍又一遍地响起,成了我们宿舍中的循环声……

我以为,电影配乐也有三大境界。最高境界是“忘乐也忘人”,忘了音乐,忘了作曲家,也忘了导演和演员,这是一股气,一股氤氲之气,旋律什么都不重要了,整个就是传达一种“情绪”。莫里康尼笔下的那些《天堂电影院》《西西里美丽传说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黄金双镖客》《西部往事》等等,就是如此。

再记当年的我,拷了十几盘各种电影的原声带,导演专业课编小品时,用作背景音乐。音乐起,一煽情,绝对可以加分。我曾自编自演过一对老情人的那些字、看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照片,她的眼睛专注入神,表情凝重,仿佛感受到这些沉重的历史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,读懂了一个个响亮的名字背后奋斗与不屈的故事。大多数孩子则更为活泼,尤其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参观时,他们喜欢围着我转圈,在我身后东奔西跑去,我向前走,他们簇拥着我紧紧跟着,怕我走丢了一般,我时常被他们可爱的孩子气逗笑。

红色的火炬

沙润和

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的序厅中,常有一群群孩子整齐地站成一行,用稚嫩的童声朗诵着毛泽东同志的《七律·咏长征》,眼神天真而炽热。在中共一大做志愿者讲解时,给孩子们讲党史是我最大的乐趣。有一回,离规定的定时讲解还有一小时,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扯着妈妈的衣角哭着要听讲解,在咨询中心久久不肯离开,这一幕打动了我们,于是,我带着这个女孩走完了展厅。当讲到展馆之宝《共产党宣言》时,她站在1920年8月第一版和9月第二版的小册子前,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模糊的马克思的照片。她时不时提问,为什么1920年法租界里没住着周恩来呀?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呢?得到答案后,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更多的时候,她安静地跟着我,努力地读展板上

三十年后重逢的小品,里面就用了《美国往事》的主题曲。如今想来,那种追怀往事的沧桑感,那时的我怎么能真正理解呢?一直以来,我对于这部电影的兴趣不减。五年前,上海国际电影节放全本导演剪辑超长版,从晚上十一点看到凌晨三点,近四个小时,我一连看了两遍,这就是经典的魅力。

其实,大部分的电影配乐,就像鱼缸里的水草,放在水里好看,拿出来就不足观。可莫里康尼的电影音乐,拿出来单听,依然好听。两周前,我还花了五百多元,在网上淘了一张《美国往事》老版黑胶唱片,仔仔细细地又听了一遍,依然那么好。旋律是回首往事,无限感慨。我很喜欢那种调子,人在面对巨大的悲恸时,其实是无悲无喜的。一首隔一首,会出现一些欢快的调子,极尽欢颜,及时行乐。瞬间的欢愉,稍纵即逝,那种大面积的感伤又铺陈出来,像画的底子,铺在最底下。我度过的无数个美好的夜晚,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美,人间的美,你一定会在音乐中永生。谢谢你!



骑马踏红尘(摄影)叶奇

“求得风静吃麦炯”,这是上海农村的一句方言。“麦炯”和糍粑是什么关系?它们其实是同宗同源的一对兄弟。这对兄弟的身份,如果用上海话来表达,就是“炒麦粉”。“麦炯”就是炒麦粉,就像上海人炒蚕豆、黄豆一样,麦粒在锅里炒熟炒透后磨碎成粉,再往麦粉里加点砂糖,炒麦粉就成了甜咪咪、香喷喷的“麦炯”了。因为麦粒被炒熟磨成粉以后特别干燥,吃的时候,需要小心翼翼地用条匙把麦炯送到嘴里,再慢慢闷湿了下咽。在五十年前,我的童年时代,香甜的麦炯是我喜欢的一道点心。

也许是我小时候喜欢吃麦炯的原因,我和西藏及糍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95年5月,我似乎是被冥冥之中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,成为上海援藏干部的一员踏上了雪域高原。记得到日喀则地区不到一个月,西藏自治区领导

我陪他们用午餐。江村罗布席习惯用糍粑作主食,我就陪他吃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糍粑的滋味。初次入口,是一股酥油和麦粉的香味,但咀嚼后吞咽起来还是觉得略比米饭粗糙干燥。也许因为我曾吃过麦炯,第一次吃糍粑,觉得味道还可以。

麦炯和糍粑

王胜扬

看藏族同胞制作糍粑也挺享受。因为工作,我经常下乡,一去就是一天,中午总是用糍粑充饥。糍粑现做现吃,非常方便,乡村的藏族干部每人都有一个外表黝黑发亮的羊皮袋,装进白白的青稞粉,再加进点酥油茶,手捧着羊皮袋熟练地搓捏一阵,不一会,如上海山芋大小的糍粑就从羊皮袋里

展柜旁仔细观察,眼睛瞪得大大的,仿佛要把发晶书章上的小细丝都数清楚。印象最深的有一次,当我介绍觉悟社的合影中第二排右边的那一位是年轻时的周恩来时,他们“哇”的一声,七嘴八舌地说,我们知道他,“大江歌罢掉头东,邃密群科济世穷……”我不禁和他们一起吟诵起来,全场的观众都被感染了。

孩子们爱听故事,当他们听到陈独秀的生平趣事,“南陈北李、相约建党”时,他们听得入迷了,在陈独秀的照片前沉思,在陈李的雕像前久立,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。

他们忽闪忽闪着眼睛,懵懂而又强烈的求知欲。讲解结束,有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苦恼地对我说,他已经尽力记住了,可一个名字也没记住。我笑着说:“没关系,你下次再来,我再给你讲,多看几遍,就记住了!”他笑着拉着妈妈的手离开了。我相信,将来一定会再遇到他。

出来了。七夕会 毕竟在上海吃惯了米饭、白面等细粮,光吃糍粑感觉略干。以后我就有了经验,每次下乡前在县城先用开水把方便面泡开,把面条捞起吃掉后,用剩下的鲜汤和着糍粑一起食用,成了一顿美餐。再说上海的麦炯。麦炯也有加了水食用的,不过上海农民的吃法,不是将麦粉做成像糍粑那样的馍馍,而是加进许多水,搅成了名副其实的麦糊糊。

麦炯是五十多年前的甜点,糍粑是二十多年前的味道。上了些年纪容易在记忆中回味,两种食物的余香,还经常在我的口中徘徊。

